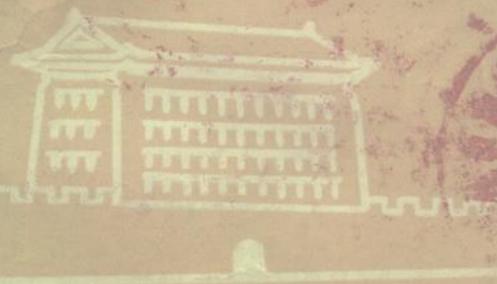


27

陝西辛亥革命回憶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陝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75 插页2 字数206,000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11094·75 定价：1.15元



孙中山



井勿幕



张凤翹



钱定三

编 者 的 话

政协陕西省委员会为了响应周总理的号召，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成立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并在委员会之下设立《辛亥革命史料组》，专门征集有关陕西辛亥革命的资料。

由于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的推动和努力，除发动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撰写亲身经历的回忆录之外，还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工作。搜集整理了一批有关辛亥革命前陕西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资料，为研究陕西辛亥革命的历史，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我们编辑出版这本《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因编辑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请批评指正。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三日

目 录

- 辛亥革命回忆录 张美若 (1)
陕西辛亥革命回忆 朱叙五 党自新 (30)
回忆辛亥革命 马凌甫 (83)
回忆辛亥革命前夕陕西的学生运动 郑伯奇 (101)
辛亥革命中潼关的三次攻守战 张 钝 (106)
秦陇复汉军战守乾州始末记 刘昌卿 (111)
秦陇复汉军军政府临时财政措施
..... 康寄遥 朱叙五 席肇儒 (118)
榆林辛亥革命纪略 李文正 (125)
辛亥凤翔起义简况 王丕卿 (141)
宝鸡辛亥革命述略 贾福荫 (147)
辛亥九月同官光复纪要 李褐山 (150)
汉中江朝宗所标榜的“保境安民”
..... 姚效先 何长白 刘次枫 (152)
兴安地区（安康）反正前后
..... 马修文 马炳文 陈子由 (160)
井勿幕辛亥前革命活动的片断
..... 赵其襄 高又明 遗稿（节录） (164)
我所知道的钱定三 杨子廉 (175)
焦子静的革命活动 马彦翀 师子敬 (184)

※

※

※

凤翔扶风等县人民反抗盐斤加价的斗争

.....本会辛亥革命史料组调查整理 (195)

黑英雄打盐局.....晁立志 焦 儒 王建若 (206)

梁和尚安康起义

.....本会辛亥革命史料组调查整理 (210)

陕西农民反抗路捐和知识界对路权之争

.....本会辛亥革命史料组调查整理 (214)

陕西人民保护延长石油矿权的斗争

.....本会辛亥革命史料组调查整理 (235)

一九〇八年陕西蒲案始末

.....本会辛亥革命史料组调查整理 (248)

陕西辛亥革命中的哥老会

.....本会辛亥革命史料组调查整理 (258)

关中刀客.....本会辛亥革命史料组调查整理 (267)

陕西辛亥前革命思想传播和同盟会的初期活动

.....本会辛亥革命史料组调查整理 (279)

辛亥革命回忆录

张 奥 若

(一)

辛亥革命前，同盟会陕西支部长是井勿幕，一个了不起的人。井勿幕是井岳秀（民国初年直到民国二十几年在榆林做陕北镇守使）的弟弟，幼时在家中读过不少旧书，光绪末年曾到日本留过学，在日本结识了不少从事革命运动的人物。宣统元年回国，宣统二年我在上海遇到他，当时他不过二十二三岁。陕西人中运动革命出力最大的，一个是在上海办报的于右任，一个是他。他在陕西运动革命，活动的范围很广。他固然能和青年人在一起讲“新学”，也能和中年的秀才举人们做诗谈旧学，而且因为他的哥哥从小习武艺（井岳秀是武秀才），他也在一起学过，对于所谓“十八般武艺”也都会耍，所以更能与江湖上的人结交。

陕西的江湖人物大抵有两种：一种是哥老会，当时在新军里颇有势力；还有一种是所谓“刀客”。“刀客”是一种

• 编者注：本文原系作者所述，丕强记录并整理，最早发表于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至五月五日的上海《文汇报》，同年十一月由生活书店印为单行本出版，改题《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九六一年，又以《回忆辛亥革命》为题，收编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内。此次收入本书时，我们又采用了原标题《辛亥革命回忆录》。

侠盗，崇尚侠义，劫富济贫。清朝末年，有一个大刀客头儿，叫王振乾，外号王狮子，朝邑^①人，是山西陕西甘肃三省刀客的领袖，在辛亥前就死了。他的党羽遍布各县，尤以陕西东部的十几县为多。井勿幕是同州蒲城县人，与他们很容易发生关系。那时有名的刀客头儿，一个是阎孝全（朝邑人），一个是严纪鹏，外号叫白翎子（渭南人），后来均在革命军中出过力。阎孝全阵亡于辛亥攻打醴泉^②之役。刀客和土匪当然是不同的。杨虎城是刀客出身，后来有人说他原是土匪，实是错的。那时的哥老会人物和刀客们，看见井勿幕这样一个张子房式的白面书生，居然也会各种武艺，而且有时比他们还好，所以对他很钦佩，情愿听从他的意见。

辛亥四月间，我从上海回到西安才两个月左右，正在养病，井勿幕在北山（陕西人称同官以北为北山）养马，预备养好了将来革命时编马队的。同盟会另一个重要的人是当时的陕西谘议局议长郭希仁，此时也不在西安。我住在藩台衙门（后来的民政厅）里土地祠中养病，有一天忽然有一个同盟会会员李仲三来找我，惊惊慌慌地说有一件大事要找我出主意。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哥老会的人决定就要起义了，怎么办？李仲三是潼关厅（现在潼关县）的秀才，外貌粗陋，面孔很黑，绰号叫做李逵，是遇事不易有主张的一个人。我想，我在此对一切都不熟悉，就问李仲三已经去找井勿幕没有？他说已经去找了，但不一定找得到，而哥老会想这两天

①朝邑，原为一个县，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撤销该县建制，辖地划归大荔县。

②醴泉，县名，一九六四年九月因“醴”字生僻，改为礼泉。

就起义，找到也来不及了。我此时感觉责任非常重大，也无别人可以商量，沉思之后，乃告诉他：目前第一要劝哥老会暂勿举事，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准备，领袖又不在，起义之后也无法组织政府；我们的军火也不够，当地有新军，还有旗人的驻防，万一起义不成，我们就要被消灭，以后就再难有革命的机会了。我叫李仲三劝他们忍耐，我们对外省也没有联络，就是在陕西革命成功了，也太孤单，随时有被围歼的可能。第二，要赶快去找井勿幕回来。

第二天，李仲三又来了，一进门很高兴地说：“伙计，你的办法真灵，他们听了。”这一次起义计划因此并没有发动。不久井勿幕回来，一方面对哥老会重新又说了一遍需要忍耐的话，一方面就加紧准备，派我到日本去买炸药和手枪。

(二)

我病还没有全好，可是必须就动身。买军火的钱，由井勿幕筹措。井勿幕父母已经不在了，只有他和他哥哥两个人。他把家中好的字画挑出两箱，托我带出去卖了来买军火，我还记得其中有王石谷、郑板桥的画，刘石庵的字等珍品。当时大家为了革命，是不顾一切的。我又拿了井的介绍信，到汉口去找一个陕西泾阳的财主柏筱渔（柏在汉口有大生意），预备找他捐钱。柏筱渔原是我在三原宏道高等学堂时的老同学，不过在此以前没有革命的关系罢了。这又可见井勿幕运动革命范围之广。

我坐了八九天的骡车到洛阳，换火车到郑州，再转车到汉口，找到柏筱渔拿到一些钱（我记得数目不大）后，就乘

船到了上海。

井勿幕叫我到上海所找的人里面，有刘亚休。刘是四川人，同盟会会员，同井在日本认识的，我和他本来也相识。他为我介绍了到日本后的四川同乡，并谈到过运军火的计划。

又到民立报馆找宋遁初（教仁），因为陕西哥老会如一定要首先发难，则陕西就要设立革命政府，可是陕西那时候没有法政人材，所以要和宋商量派一个法政方面的人到陕西去。当时有两个人可能去，一个是吕天民（志伊），云南人，一个是居觉生（正）。

因为宋的关系，认识了谭石屏（人凤），湖南人，哥老会的大头儿。那时常常开会，地点也没有一定，有时在北四川路谭家开，参加的人有淡宅肠（四川人）、吕天民、宋遁初等。结论是吕天民不能离开上海，东南方面需要他，居觉生可以去。

陈英士（其美）也是这时认得的。那时候陈英士当然是官方注意的人物，我和他初次是在堂子里见面的。浙江路清和坊的怡情别墅的姑娘是他最喜欢的。第一次彼此就躺在姑娘屋里的床上交头接耳地说话。姑娘当然避开了，老妈子总不时进来倒茶拿瓜子。这是我第一次进堂子，此后还在那里吃过几次花酒，也是陈英士请的。可是那个时候最熟的还是宋遁初。

不久我就去日本买军火，刘亚休介绍的四川人，就是任叔永（鸿隽），后来又在他那里认识吴玉章。此外又认识一个怪人洪承点。洪是江苏北部人，喜欢讲究慷慨悲歌的英雄派头，爱喝酒。有一次聚会时，他已喝了五瓶啤酒，走来叫我

喝。我说我一点也不会喝，他认为我不行，要我一杯茶对他一瓶酒地干杯。我觉到这还可以，欣然奉陪。不料他又喝了五瓶啤酒，还要再喝。我喝了五杯茶，已经胀得不能再喝了，只得认输，当然被他认为不够英雄了。他又喝了三瓶，前后共喝了十三瓶始罢。洪后来在二次革命时一度任革命军南京卫戍司令。

把我来日本的目的告诉任叔永等之后，他们都说买手枪、炸药没有问题，就是运输回国困难，在上海检查时不易逃过。他们问我曾否注意上海近来检查偏重那方面，不注重那方面；因为这些情形是常常变化的，如能得知，就较易隐藏这些武器了。我在上海不知这些事情，没有注意，于是大家商定由我再去上海看一次情形，调查明白之后再回日本运武器。

从日本回上海之后，常常和陈英士商量运武器的事，来往比较多。陈住马霍路，答应帮我将东西由上海运到内地。陈英士有一个听差，穿得很好，人很强壮，管包扎装运军火。我有一次看见他装运军火，办法是拆开一套新的洋式沙发（当时上海还没有汽车，沙发也极少见），将手枪塞在弹簧中间，然后将沙发仔细缝好，看起来天衣无缝，决不会知道其中有武器。运起来虽然分量不轻，好在沙发本身已很重，当时人也不大知道沙发到底该有多么重，所以更不会看出来。这个听差的姓名我记不起了，而他的相貌如今想来还历历如绘。后来我曾打听过他的下落，也没有人知道。

我好象记得当时黄克强（兴）不在上海。有一次他从广州来信，大家在民立报馆传观，我见他的字写得很好。

(三)

正想回日本，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了。上海紧张起来，大家一天到晚在开会，都认为武汉是四通八达的地方，可能遭到清军围攻，必须发动各地响应，以分散清廷兵力。大家推我赶快回陕西策动起义。当时汉口不能走，京汉路南段已经因运兵完全不通，所以我决定绕天津、北京、郑州到西安，虽然知道京汉路北段未必通客车，但是总希望这一段比南面一段好，能够通行。

我在光绪三十四年由陕西到上海时已经剪掉了辫子，这次又是在风声鹤唳中经过北京，当然相当危险，然而装了假辫子又容易看出来，所以还是没有装。北京我是初次去，所以请人写了信介绍给当时《民意报》的赵铁桥(同盟会员)。我带了两箱子没有卖出去的字画，匆匆地在八月二十二日离上海北上。

我记得到北京的那一天已经将近晚间八点，因为没有辫子，在前门车站就被仔细检查了一番。我住在前门外西河沿的中西旅馆，从晚间八点钟到第二天早晨八点钟，我一共被检查了八次。检查者包括内城外城各种军警机关。还有一次是一个斯斯文文、戴眼镜的便衣密探，询问我许多话之后，居然还要我的字画看。幸而这个密探不大高明，否则那时我一点也不懂字画，恐怕就要露马脚了。

第二天上午到民意报馆去找赵铁桥，没有见着，回旅馆后，下午就有人来问我今天到民意报馆是去找谁的。我于是明白出入有人钉着了，只得随机应付，说是间接辗转找别人的，总算支吾过去。后来看到赵铁桥，也是约在窑子里见面

的。在旅馆中住了两星期，忽然铁路通了，我就离北京南下，经过郑州到洛阳。

(四)

这次从北京到西安，一路所见全是革命时期的变乱现象。当时由北京同回陕西的人约有四五十个，有的是由日本归国的，有的是在北京读书的。从北京坐敞车（本来是运马的，这次的确有马与我们为伴）走了两天到郑州，从郑州换车到洛阳以西的一个小站铁门。当时陇海路还只修到这里，向西就要换骡车。铁门在平日总有骡车来兜问是否到西省（当地人习惯称西安为西省）去的，这时因为“天下大乱了”，没有人肯出门，雇不到骡车了，我们四十多个人就搁浅在铁门。后来我总算雇到了一辆骡车。平常从洛阳到西安车资只要十来两银子，这次却要二十多两，比平时贵了一倍多。平常雇车是先付两三成车资为车夫安家费，其余一部作为车夫路上各种用途，大约还有一半到西安再付清。这一次车夫却坚持先付全部，否则不肯走，无奈只得全部付给他。同伴们雇到了从陕西驮货到铁门来的四十来匹骡子（叫做驮骡），这些骡子是从陕西运货来，本来要回陕西去的。车子和驮骡一起出发，走了一天，到英豪镇歇夜。在店中，车夫忽然说不走了。问他原因，他说听到西面来的人说那边已经乱了，杀人并且杀牲口。我去打听时，才知这些消息是从陕西来的河南人说的（陕西东部比较富饶而豫西贫瘠，所以豫西的人有移居陕东的；也有每年农忙时到陕东去作工，秋收后再回河南的）。但是这些人只说陕西已经乱了，却讲不出所以然来。

我同车夫商量，在这一个小镇上是雇不到车的，能不能

明天一天赶到陕州（陕州离英豪镇一百三十里，离潼关一百八十里），陕州是一个大地方，我可以在那里再雇别的车子西行。车夫起初不肯，后来再三商量，他才答应了。

第二天起了一个大早，天还没有亮，就趁月光出发了。走了二三里路，向西走的骡车突然又掉过头来，转向东方，飞快地跑回英豪去。我原在车中打盹，这时被颠醒了，问车夫什么事，车夫只说：“杀人啦，杀人啦。”我从车后望出去，果然看见西面一大堆人，有哭叫之声。回到英豪之后，我说这是抢劫，天亮后行人多，就不会再有，但车夫一定要说是杀人，再也不肯走了。我只得骑了同伴的驮骡队让出来的一匹驮骡，带了两箱很重的字画西行。

（五）

走了几天，经过陕州，到了距离潼关只十几里的地方，得知前面走不通了。问人时，说是袁世凯的第六师和陕西革命党在潼关打仗，这才确实知道陕西已革命了。西去不成，大家计划北行渡黄河，经山西入陕西。但这时因为天下已经乱了，各地都纷纷图自保，河南、山西虽都没有革命，可是山西已不准河南的人过河去，把黄河渡船都控制在北岸，我们找不到船只。

这时我忽然想起以前在宏道读书时有一个同学，住在潼关东十几里的小镇上，这小镇属潼关，所以他仍是陕西人，但因为到底是在潼关外了，我们常常笑他陕西人住在河南地方。这时正好去找他，居然找到了；他也答应设法找船只，居然也找到了，我们才能过河。

我们好几个船同时由河南向山西出发，将近北岸时看见